

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
我称沈仲章先生“沈伯伯”。沈伯伯的女儿沈亚明是在复旦大学中文系78级同班同一寝室的...

沈仲章滞港拍摄居延汉简

李小玲

拍摄是根据原简状况及字迹可见度归类,以便调节光亮,选择滤色镜,决定用否红外线,计算每张底片最佳容量等,所以不按简号排列,拍摄时必须每条简牍边上放打字编号。

拍完原简,编辑图册时,还得把第一次拍摄的简影一条一条剪开,根据简号重新排列,再剪辑照片,又需几刀剪排比,核对编号。再做第二次拍摄。然后还有编排待出版的图册,“凡数万事”,叶恭绰说。

沈亚明文中提到,沈伯伯挪用姐姐给他救护家翁的钱,赶到香港保护简牍。没多久,那笔钱用完了,而上层许诺的薪水迟迟不到。亚明说,沈伯伯忍饥工作,曾经饿到昏倒,被送急诊住院。更痛心的是,简牍还没拍完,噩耗传来,沈爷爷生命已终结。

后来,沈仲章完成摄影,返回江南,踏遍乡间寻找,但因那一带经扫荡,沈爷爷尸骨不知所终。

沈伯伯拍摄照片的正本留在香港,自己编制图册。副本带到内地,让劳榦先生考释。

1957年,劳榦先生出版了令中外学界瞩目的《居延汉简·图版之部》。这部书。书里每一页图版,都浸透着沈仲章的心血。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在美国国会图书馆,见不到汉简原件,怎么能出版照片集呢?该书序写道:“这次所印的图版,还是民国二十九年时,在香港照出的照片……有照了再照的,因此页码不相衔接,当时做释文,仍用不相衔接的页码。现在是印图版,把不相衔接的页码重新改定,不过为对照起见,仍然附一个对照表”。

那么,照片是谁拍的呢?《图版序》后是劳榦先生旧文《居延汉简考释序目》,里面有痕迹:“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”。也就是说,书内全部图版就是沈伯伯拍摄的汉简照片。

可以说,没有沈伯伯在港废寝忘食地将木简编号、排列、拍照、制图,就没有《居延汉简·图版之部》这部书。书里每一页图版,都浸透着沈仲章的心血。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在美国国会图书馆,见不到汉简原件,怎么能出版照片集呢?该书序写道:“这次所印的图版,还是民国二十九年时,在香港照出的照片……有照了再照的,因此页码不相衔接,当时做释文,仍用不相衔接的页码。现在是印图版,把不相衔接的页码重新改定,不过为对照起见,仍然附一个对照表”。

那么,照片是谁拍的呢?《图版序》后是劳榦先生旧文《居延汉简考释序目》,里面有痕迹:“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”。也就是说,书内全部图版就是沈伯伯拍摄的汉简照片。

可以说,没有沈伯伯在港废寝忘食地将木简编号、排列、拍照、制图,就没有《居延汉简·图版之部》这部书。书里每一页图版,都浸透着沈仲章的心血。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在美国国会图书馆,见不到汉简原件,怎么能出版照片集呢?该书序写道:“这次所印的图版,还是民国二十九年时,在香港照出的照片……有照了再照的,因此页码不相衔接,当时做释文,仍用不相衔接的页码。现在是印图版,把不相衔接的页码重新改定,不过为对照起见,仍然附一个对照表”。

那么,照片是谁拍的呢?《图版序》后是劳榦先生旧文《居延汉简考释序目》,里面有痕迹:“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”。也就是说,书内全部图版就是沈伯伯拍摄的汉简照片。

月是夜留给我失眠的创口,那是结痂,一碰,好像,是朵云轩的泪珠,成了我夜幕里颗颗星辰的莹白。

和焯只是在彼此都熟悉的一个人召集午餐时刻的相逢,那是图书馆配书的房间。没有多说什么,只是一下,两人,忽然有了惦记。在元旦晚会上,在附近菜地,机井的水流漫进白菜畦埂的黄昏,就有过几次偷偷的凝视,然后就闪回了,谁都没有走近说上星点的话。但一个周日的下午,焯从小城的老家回来,就捎给我她们小城的名吃:谷家烧牛。

也许,这就种下了月色下的相送,就与那夜的月色有了故事。一个下午,我就去了百里外的磐石看焯,见了她妈妈、妹妹、弟弟,朴素的温暖的城市的家,挤在低矮的灰瓦的老房子里,院落很小,竟是朴素的柴门。

吃完饭,焯领我去感受磐石东关汽车站附近的热闹,满是小吃,小吃摊点着风灯、蜡烛、汽油灯,发出滋滋声响。

那夜,品尝了羊杂、糟鱼、馓子等,焯说,小鱼汤才是磐石的一绝,只有早晨才能吃得到,和胡辣汤、油茶、豆沫一样,是夜色消耗过后,早晨时令的绝

有《居延汉简·图版之部》这部书。书里每一页图版,都浸透着沈仲章的心血。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在美国国会图书馆,见不到汉简原件,怎么能出版照片集呢?该书序写道:“这次所印的图版,还是民国二十九年时,在香港照出的照片……有照了再照的,因此页码不相衔接,当时做释文,仍用不相衔接的页码。现在是印图版,把不相衔接的页码重新改定,不过为对照起见,仍然附一个对照表”。

那么,照片是谁拍的呢?《图版序》后是劳榦先生旧文《居延汉简考释序目》,里面有痕迹:“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”。也就是说,书内全部图版就是沈伯伯拍摄的汉简照片。

可以说,没有沈伯伯在港废寝忘食地将木简编号、排列、拍照、制图,就没有《居延汉简·图版之部》这部书。书里每一页图版,都浸透着沈仲章的心血。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在美国国会图书馆,见不到汉简原件,怎么能出版照片集呢?该书序写道:“这次所印的图版,还是民国二十九年时,在香港照出的照片……有照了再照的,因此页码不相衔接,当时做释文,仍用不相衔接的页码。现在是印图版,把不相衔接的页码重新改定,不过为对照起见,仍然附一个对照表”。

那么,照片是谁拍的呢?《图版序》后是劳榦先生旧文《居延汉简考释序目》,里面有痕迹:“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”。也就是说,书内全部图版就是沈伯伯拍摄的汉简照片。

可以说,没有沈伯伯在港废寝忘食地将木简编号、排列、拍照、制图,就没有《居延汉简·图版之部》这部书。书里每一页图版,都浸透着沈仲章的心血。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在美国国会图书馆,见不到汉简原件,怎么能出版照片集呢?该书序写道:“这次所印的图版,还是民国二十九年时,在香港照出的照片……有照了再照的,因此页码不相衔接,当时做释文,仍用不相衔接的页码。现在是印图版,把不相衔接的页码重新改定,不过为对照起见,仍然附一个对照表”。

那么,照片是谁拍的呢?《图版序》后是劳榦先生旧文《居延汉简考释序目》,里面有痕迹:“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”。也就是说,书内全部图版就是沈伯伯拍摄的汉简照片。

配。那小鱼,是这里黄河故道、坑塘、河汊、水沟里长不大的杂鱼。那小鱼汤里还有荷包鸡蛋,加上醋、胡椒粉、香菜,喝上一碗,会唤醒沉睡一夜的味觉和麻木的头脑。

焯是带薪上学,单位是小城图书馆,图书馆的小楼上有她的宿舍,那夜,

三十五年前的月色

耿立

她要我住她的宿舍,她则回家和妈妈住。焯送我回宿舍,然后就在灯下絮语,宿舍里摆着一把吉他和画架,还有一把吉他。

焯颇有文艺范,在元旦晚会上的一曲迪斯科,曾引得那些大学里的小公鸡小母鸡的侧目。而这时她是安静的,要回屋去了,怕母亲担忧。

彼时的图书馆,院里尖尖标枪一样的铁栅栏门已落锁,我们从楼上下来,咦的一声,惊讶发现月亮就在铁栅栏门上的天空里。焯看了看夜色下的铁栅栏,竟攀缘而上,身轻如燕。在她刚踏上地的一刹,我已到铁栅栏的顶端,随即漫过,如石秀本家一样,从楼上纵身跃下。

从图书馆到焯的家是一条巷子,下面是石板,两边是苔藓、瓦松的青砖、斑

洁白的月光下,古巷的砖缝里,促织和谁家养的蝈蝈交织鸣叫,没有了多余的语音,好像默契一下子就来了,突然她就问,明天等我,我们去喝小鱼汤?

好像,有了话,打破了月色的沉默,从焯家的柴门,走过影院、百货店、大街,走进晚晴的古巷,走到图书馆的铁栅栏门。接着,月色下,两人好像重新发现了对方,好像清晰看到了对方的灵魂只有5克,从图书馆的铁栅栏门,走过大街、百货店、影院,到了焯的大杂院里的柴门。月亮要下去了,我和焯总算回到了彼此的安歇处。

后来,也就是三十五年,古巷反反复复送来送去的月色,神似古希腊萨福的一首诗《我今夜看

而定,狗性之转移由人性的变化而变化。

2018年是狗年,她的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状况,免疫力下降,喜欢长时间趴着睡觉。但外面一有动静,就像战士听到号令,立马起身巡查,动作迅疾,毫不犹豫,看上去还是那么有力。带她去医院就诊,拍片透视,原来是因年迈,心脏出了问题。

人生时有无奈,一个相伴的生命,转瞬即逝,镌刻下不舍的眼神。2019年1月20日,寒霜覆盖万物的日子,“球球”离开了我们。人生,总有太多的来不及,一眨眼就是一天,一回头就是一年,一转身就是分别。我们还是常常想起“球球”与家人闲坐的身影,四季温馨,灯火可亲,真是人间好风景……

朋友留言:“一名作家得到了猫咪的认可,也是很难得的。”请看明日专栏。

你是我特别的爱

责编:郭影

你

你

你

你

你

驳的墙。我和焯一前一后,朝她家的方向返。这时,月亮开始落下一根再一根的羽毛。安静。只听到彼此的呼吸。这时,我觉得,月亮年轻了。那些瓦松如在水银里晃水的鸡崽,沐浴着轻快的表情。

走过大街、百货店、影院,到了焯大杂院里的柴门,就要分别了。但有月色的掺和与交集,好像匆匆分手有点审美的亏欠。我转身了,焯也跟着转身。我们又从焯家的宅门,走过影院、百货店、大街,走进古巷,走到图书馆的铁栅栏门。

在月色的小巷,走走停停,觉得焯和我并排走着,快要肩头触到肩头,衣袂纠结到衣袂,却又各自给月色一点缝隙,好像月色是烫手的,各自的身体闪

避了,可终不免月色是黏合的粉,小巷里的坑洼,被夜色布满,却要被焯的红色鞋撞破,她的鞋子一扭斜,她的膝盖一弯,如马失了前蹄,在倾斜翘起中,她险些在月色中中了埋伏有些尴尬,这时我伸出手托住了她的胳膊,她激灵了一下,似乎被沸腾的月色,滴到冷水里,她的手臂想要挣脱,但前倾的惯性,使她安静下来,接受了我手的托举。

洁白的月光下,古巷的砖缝里,促织和谁家养的蝈蝈交织鸣叫,没有了多余的语音,好像默契一下子就来了,突然她就问,明天等我,我们去喝小鱼汤?

好像,有了话,打破了月色的沉默,从焯家的柴门,走过影院、百货店、大街,走进晚晴的古巷,走到图书馆的铁栅栏门。接着,月色下,两人好像重新发现了对方,好像清晰看到了对方的灵魂只有5克,从图书馆的铁栅栏门,走过大街、百货店、影院,到了焯的大杂院里的柴门。月亮要下去了,我和焯总算回到了彼此的安歇处。

后来,也就是三十五年,古巷反反复复送来送去的月色,神似古希腊萨福的一首诗《我今夜看

而定,狗性之转移由人性的变化而变化。

2018年是狗年,她的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状况,免疫力下降,喜欢长时间趴着睡觉。但外面一有动静,就像战士听到号令,立马起身巡查,动作迅疾,毫不犹豫,看上去还是那么有力。带她去医院就诊,拍片透视,原来是因年迈,心脏出了问题。

人生时有无奈,一个相伴的生命,转瞬即逝,镌刻下不舍的眼神。2019年1月20日,寒霜覆盖万物的日子,“球球”离开了我们。人生,总有太多的来不及,一眨眼就是一天,一回头就是一年,一转身就是分别。我们还是常常想起“球球”与家人闲坐的身影,四季温馨,灯火可亲,真是人间好风景……

朋友留言:“一名作家得到了猫咪的认可,也是很难得的。”请看明日专栏。

你是我特别的爱

责编:郭影

你

中国人吃饼,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?还真答不上来。记得新疆的汉墓曾出土过饼状物,个头不大,花边捏出褶子,很是好看。

我吃过的饼里,最软的当属“欸饼”。“欸”字读“chua”音。幼时记忆中,偶尔突然想吃饼却又时间来不及,奶奶便会动手做欸饼。

欸饼的家常做法,西葫芦擦丝,口味绝佳。好像是但凡做饼就一定离不开鸡蛋?把鸡蛋直接打进面粉,当然要加水,边搅边加,看干面粉搅至糊状即可。

做欸饼的诀窍在于,锅内无须放太多油,但也绝不能是干锅——饼熟了揭不下来。锅烧热,在锅底抹一层油,舀一勺搅好的面糊,只听耳边“欸——”,极短极响亮的声音。将锅倾斜,缓慢来回转圈,是为使面糊受热均匀。很快就看见贴在锅底的饼开始慢慢变色,只眨眼的工夫,饼已熟。

“欸——”,再来一张。一张一张又一张。

欸饼极软,吃时抹点面酱,甜咸相宜,再把炒熟的豆芽菜或者土豆丝卷里头,爱吃辛辣就直接卷棵大葱。吃吧!美得狠。

记忆中,小时只要一生病,无须多问,也不管我想不想吃,奶奶立刻去做两张鸡蛋欸饼——因为很好消化。

我对家常的葱花烙饼,始终念念不忘。一定得是烫面。烙好的饼往案板上用力那么一摔,层层分明。我奶奶喜欢叫它“千层饼”。

新疆的饷很好吃,算饼吗?吃着比葱花饼稍硬,却又没锅盔跟大炉烧饼耐嚼。太原当地有一种传统美食“空心饼”。面粉用开水泼起,烫面放案板上揉,且揉且搓成长条,再揪成面剂子,按扁后用筷子头挑少许油酥抹在面皮中间,收口包成圆形(注意不能漏气)。擀成大小跟厚度均匀的小圆饼,置于鏊子上烙去。先面后底,待等饼中心慢慢鼓起即得。吃时用手揭开,夹牛肉夹羊肉,刚煮熟的猪头肉剁碎了夹进去,佐以葱丝或萝卜丝,想想就口水嗒嗒滴。

看天吃饭的晋北乡人,偶尔年头不好遭了灾,除了荞麦,补种任何农作物都来不及。荞面除了做擀面、压饸饹,摊欸饼非做好。

将荞麦面粉跟葱花及适量的盐,加水充分搅拌,面糊的稀稠至关重要,面糊太稠不易摊开,太稀则流动太快而不易成型。这就需要一点一点慢慢加水。荞面欸饼薄且软,就几口自家腌的雪里蕻,来碗小米粥,清淡而有味的一餐。

偷得浮生半日闲,约三五好友小聚。常去那家有大炉烧饼的小馆子。无酒不成席,山西老白汾必须得是高度。大铁锅里的猪头肉咕嘟咕嘟,肉香四溢,刚出炉的烧饼随吃随点。猪头肉乱刀切切塞烧饼里,一口饼,一口酒。快哉!

饼里边,最硬的要数山东“杠头火烧”。吃这种饼锻炼咀嚼肌。心急吃几口,已然下巴酸疼,慢慢嚼,慢慢嚼,那硬度让人的人性与自然力均得以提升。

“杠头火烧”硬虽硬,但绝非不是死硬,越嚼越想嚼,因而大受欢迎。做杠头需要一次一次将干面粉加进去,加一次,揉一次,再加再揉,揉揉揉。待双手连带着胳膊实在没力气了,改用木棍,继续翻来覆去地压。继续掺干面粉,继续压,直至面团被压得光滑细腻,人也已浑身大汗。这根木棍就叫“杠子”。面压好,上炉烤去,等于硬上加硬。

“杠头火烧”淳朴且抗饿,我偶尔在想,逾山越海长途跋涉之时带着做干粮,足以登高望远矣。

了):月亮,然后北斗七星/沉落/此刻夜已过半,青春/离去,而我/独自在床。

说白了,隔着三十五年再叙述那秋夜,那早已沉下去的月亮,好像夜色的年轻,已成了T·E·休姆笔下的秋,休姆在一丝寒意的秋夜走出房门,看到红润的月亮斜倚在篱笆上,就像一个红脸的农夫。他没停下说话,只是和月亮点点头。

这有点像我这时的月,有了沧桑,年轻的月色,萨福的月色,焯穿着一身米黄的茄克,那茄克一直在三十五年前的月色里,如她的调色盘里没泼出去的一坨蛋黄。

这时的月亮,好像站在远处,如一现现代派的艺术啊,诧异地盯着一件未完成的艺术品,好像被自己白色的脸吓着了。

朋友留言:“一名作家得到了猫咪的认可,也是很难得的。”请看明日专栏。

你是我特别的爱

责编:郭影

篆刻 曹醒谷



福和



大吉祥

“球球”进入部队大院——四川北路2121号,是2008年5月14日。这天,作为汶川大地震海军411医院医疗队员,妻乘空军运输机紧急驰援重灾区,为了记住这个日子,我抱回了松狮犬“球球”。

她两个月大,毛茸茸、憨憨的,有着宽的头颅和水灵灵的杏仁眼,三角形耳朵竖立着,具有不同于一般犬只的暗蓝色舌头,尾巴像一朵盛开的菊花撑在背上,四肢粗壮有力,我和女儿为她取名“球球”。

小狗鼻子特别灵,只要我们一有吃的,就会立马跑过来,又拉裤子又摸脚。嘴里还汪汪叫着,好像在说:“给我尝尝好不好?”每次看到这情景,我们都会很开心。但家中的吃食,不管放在她能拿到的什么地方,你不给她,就是肉干,她也不会自己偷取,绝不会动你一丝一毫,真正地秋毫无犯。其实她也很想吃,我暗中观察过,围着吃的东西,她的鼻子会使劲嗅,仅此而已。

“球球”特别懂事通人性。当年妻抗震救灾3个月凯旋,还没进家门,“球球”就摇头晃脑冲上前,与还未相识过的女主人好不亲热,一声未吠,天生有缘,让全家人十分惊奇,冥冥之中有什么情愫的纽带吗?

松狮犬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古老犬种,它的准确历史目前可以追溯到最早为商朝。在春秋战国时期,古代中国松狮犬更是王家两种主力猎犬的犬种之一。汉代末期,松狮犬成为跟随军队出征的一支特殊队伍,随军出征的松狮犬数量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数千只。

难怪“球球”虽是“小姐”,身为军犬后裔,6个多月后就长到近50斤,威风凛凛,剽悍护家。在睡觉的时候警觉性也很高,一有动静,立马醒来。让我们在她的护卫下,小偷也不敢来扰乱。有年夏天,在现住的小区里,抓到一盗

者。据他交代,我家他做了不光顾的记号,因为他见过“球球”的英姿。看来,部队大院的氣息,也让“球球”更增添了军人的素养。

每天我们有很多快乐时光,每当白日劳累,晚间进家门,“球球”早已在门口迎接我们了,那么热情,那么欢快,她会缠着你亲热,一扫我们的疲惫。她有个习惯,夜里睡觉呼噜声大,刚开始闹得人难以入眠,日子久了,听不到她的呼噜声,妻说反而睡觉不踏实了。

这些年,她每日早晚陪伴我们锻炼身体,在小区中走了一圈又一圈。她人见人爱的“小狮子”,大家都知道她叫“球球”,从不欺弱逞强,颇有正义感。她认识小区的人,从不会乱叫,特别是一个楼栋的人,进出电梯绝不乱动,礼让人先。狗性实是人性之延伸,主喜狗欢。狗是有原则的动物,其原则随主人

管苏清

